



演繹人間佛教的新力作 ——評程恭讓教授 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》

李四龍

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

在一個流行「微信」的時代，突然拿到一部厚達八百頁的新著，我的內心有一種「震撼」的感覺。不過，當我讀到程恭讓教授的新著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》時，雖然厚重到八百頁之巨，卻依然有一股清新之氣撲面而來。作者努力將星雲大師放在中國現代佛教發展的整體脈絡裡來解讀，我們這些自以為對星雲大師有所了解的老學生，依然從程教授的新著裡得到很多新的資訊，讓我們對大師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若要系統研究星雲大師，我個人的體會是它存在三大難點：

第一，如何梳理大師的人生階段？大師的人生經歷豐富而複雜，從大陸到台灣，又在兩岸之間架設溝通的橋梁，這是他複雜的社會背景，其中還有一些政治因素；與此同時，大師的一生，經歷了佛教從先前被人為忽視甚至打壓，到獲得全社會高度認同的時代巨變。如此豐富的人生，想要條分縷析，殊非易事。

第二，如何定位大師的佛教貢獻？星雲大師宣導人間佛教，他所領導的佛光山享譽世界，現已廣為人知。想要恰當地評估大師的這份貢獻，同樣殊非易事。這種評價，不僅是考慮與前人的關係，更要關注佛教的未來發展方向。

第三，如何把握人間佛教的實質？現在的華人佛教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絕大部分都在提倡「人間佛教」，重視為現實人生服務，但這並不是說，對

人間佛教就沒有質疑，對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與終極目標存在疑慮。想要說明人間佛教在這方面的依據，若沒有紮實的學術功底或修行體驗，那就很難勝任。拜讀了程教授的煌煌巨著以後，我發現，程教授在此前已有的研究基礎上，就以上三大難點都有自己的思考，並擇其關鍵予以詳細的論述。

程著共有十二章，分為四卷：卷一是星雲大師與二十世紀人間佛教；卷二是星雲大師青年時期人間佛教思想之研究；卷三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內涵與特質之解析；卷四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佛理基礎之探索。卷一有三章，最主要的內容是對大師的佛教史定位，將大師稱為現代人間佛教的創立者。卷二有三章，全部集中在大師青年時期佛學思想的挖掘與論述，很多研究者目前對青年星雲還比較忽略，但程教授已給予了高度的重視。卷三有四章，卷四有二章，在我個人看來是全書互為支撐的兩大主體部分，卷三講述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特徵，卷四闡述大師佛教思想的基礎，它們的內在關係，恰如程教授自己在全書最後、陳劍鎧教授在程著序言裡所說的，是「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」的不二法門，相輔相成，不即不離。

現在討論人間佛教，大家都會從太虛大師說起。程教授並不例外，只是他還關注到解行之不同，思想層面的覺醒與實踐層面的證成，事實上有很大的不同。他把人間佛教在過去的百年之路，釐定為「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」這條主線。他說：「太虛大師是二十世紀上半期現代人間佛教一位卓越的宣導者，星雲大師則不僅是二十世紀下半期現代人間佛教一位卓越的宣導者，更是二十世紀現代人間佛教一位卓越的創立者。」而在這兩顆璀璨的明星之間，還有大醒、慈航、東初、印順等諸位高僧大德的辛勤耕耘（參見第44頁）。作者緣此把「宣導」與「創立」作為理解此前《百年佛緣》的兩個核心概念，認為1950年代以前是現代人間佛教的「宣導」，屬於「初步性的人間佛教理念的宣傳，以及嘗試性的人間佛教的實踐」，而在1950年代以後，既是人間佛教的宣導，又是人間佛教的創立。



程教授的研究，同時關注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理論建構與實踐運作兩方面的工作，說明佛光山所代表的人間佛教，是星雲大師在前賢基礎上的獨創：在台灣「多元思想與多樣風格」的佛教格局裡，星雲大師不僅參與了全台灣佛教界的「集體創作」，得益於台灣佛教界在五〇年代以後共同的改革與創新氣氛，還需要獨自面對各種各樣的挑戰與機遇，他所開創的佛光山事業，屬於不折不扣的「星雲模式」，有自己的宗旨、宗風、組織與制度。

程教授說，太虛大師所宣導的人間佛教，和星雲大師所創立的人間佛教之間，存在「傳心」與「接棒」的關係，這「是在承認兩位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及方向上『同中之異』的前提下，尋求二人之間在傳承佛教、革新佛教及弘揚人間佛教的基本精神上的『異中之同』」（參見第 95-96 頁）。星雲大師說自己的思想是直達佛陀的本懷，「當我出家的第一天，幼小的心靈裡就有了人間佛教的思想，因此不是繼承太虛大師，也不是六祖的人間禪，而是溯自佛陀。」大師的最主要長老弟子之一慈惠法師說，「星雲大師一生都崇拜太虛大師，尊重太虛大師，但是兩位大師之間沒有任何法脈的關係」（參見第 96-97 頁）佛光山的事業，表現了星雲大師「集理論家的思想天分與實幹家的務實才能於一身」，與太虛大師當年的弘法機緣有明顯的不同。也就是說，星雲的人間佛教理念有新的時代內涵，並在實踐層面予以近乎完美的落實。甚至可以說，星雲大師成就了這個時代對人間佛教的理解，如果沒有大師的卓越成就，大家對人間佛教的理念或許不會有這麼高的熱情；如果沒有大師的卓越成就，人間佛教或許並不會被認為是現當代佛教的主流。

大師的著述等身，不過，在大家的心裡，他寫的《釋迦牟尼佛傳》是一部膾炙人口的傑作，直到今天還在再版再版。程教授仔細研究了大師年輕時就寫的這部佛傳，進而還重點論述青年星雲的思想歷程，構成了他這部星雲大師研究專著的突出特點。程教授把大師的人間佛教弘法事業分為四個階段：

1945-1966 年是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第一階段——是其求學、赴台、初步建構人間佛教思想理論及落實佛教社會化、大眾化的弘法階段。

1967-1985 年是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第二階段——是佛光山開山、訂立實踐佛光四大宗旨(以教育培養人才,以文化弘揚佛法,以慈善福利社會,以共修淨化人心)、創建佛光僧團的階段。

1986-2000 年是第三階段——大師努力推動人間佛教的全球化,思考、總結人間佛教的實踐經驗,系統化地構建人間佛教思想理論。

2001 年以來是第四階段——大師努力推動人間佛教回傳中國大陸,是對人間佛教發展的再規劃、再創意(參見第 291-292 頁)。

在此基礎上,程教授把大師自 1945 年 7 月轉入焦山佛學院就讀,一直到 1960 年以前,大約三十歲以前的這段時期,稱為大師的「青年時期」。作為研究中國現代佛教史的專家,程教授很敏銳地研究了大師在大陸修學階段的人間佛教思想,依據星雲大師早年在大陸的兩篇少年之作〈為僧伽問政而不干治進一解〉、〈理想中寺僧經濟之建設〉,肯定地說,「星雲大師的一志業,從其青年時期開始,都與人間佛教緊密地關聯在一起。」早年的星雲大師,就對佛教與政治、經濟等社會現實問題的關係極為關切,有著一股強烈的悲心願力。這分當年的「初心」,促成了星雲大師畢生努力的志向。程教授在大師初到台灣時寫的著作裡,梳理出他在青年時期的人間佛教核心理念:人間的佛陀、釋迦牟尼佛的革命精神、有為正直的佛教青年、佛教大眾化與社會化。這些理念,深深地影響著、支撐著後來的佛光山事業。

我在參觀佛光山的「佛陀紀念館」時,耳邊不時聽到電視裡播放的星雲大師那熟悉的聲音——「佛陀不是神,是人」。釋迦牟尼被說成是「一位偉大的、慈悲的革命者」,他的革命對象,「一是階級森嚴的印度社會,二是沒有究竟真理的神權宗教,三是生死循環不已的自私小我。」(參見第 168-169 頁)大師後來就以這樣的革命精神帶領佛光山的信徒,提出現在廣為流傳



的「三好」(做好事、說好話、存好心)、「四給」(給人信心、給人歡喜、給人希望、給人方便)，希望信徒能克服那個「自私小我」，真正落實佛教「無我」的慈悲精神。

關於這種前後發展的連續性，程教授對比了星雲大師寫於1954年的〈六年來台灣佛教的趨勢〉與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編於1997年的《佛光學》，發現其間有一條一以貫之的線索：立足當代台灣佛教、反省佛教的歷史、探索佛教的未來(參見第303-307頁)。到2002年大師發表〈人間佛教的藍圖〉，完全沿用《佛光學》的表述。1954年的文章，星雲大師提出了「十點」，亦即台灣佛教的十大發展趨勢：從神化到佛化，從經懺到教育，從緘默到宣傳，從無戒到開戒，從僧眾到信眾，從寺廟到社會，從無經到有經，從自修到共修，從香讚到歌曲，從日化到國化。現在，我們通常看到的說法，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提倡「十化」：國際化、社會化、藝文化、本土化、現代化、人間化、生活化、事業化、制度化、未來化。人間佛教的這些建設方向，顯然是脫胎於當年大師對台灣佛教發展趨勢的洞察，或者說，脫胎於當年大師對佛教未來發展方向的規劃。

從青年星雲大師的事蹟、論著出發研究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形成與發展，這是程著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。這樣的寫法，既能展現星雲大師為人間佛教的發展所付出的種種艱辛，更能反映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獨創性。在全書的整體架構上，程教授將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具體實踐與佛理基礎概括為「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」的不一不二、不即不離。這是一個很有創見、很有深度的想法，可以糾正現在很多人間佛教研究論著往往流於就事論事的弊端。

當然，有關人間佛教理論與特質的研究成果很多，頭緒很多，程教授自己的說法也很謙虛，他對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特徵的研究自稱是「試論」，顯然將來還會有更深入、更精闢的論述。